

冷月 残星



内 容 介 绍

《冷月残星》是武侠流派中的一部巨作，具有武侠流派的离奇、虚幼、艳情等特征，相信定能获得广大武侠迷的青睐。

书中主要描写叶残星为报父母之仇，孤身一人入江湖寻明师学艺，却遭到地邪教鬼王门的挟持并陷入圈套，受鬼王门几位护法传技，后又被打下绝壁，逢天魔恩师学得一身功夫；得旷古武功秘诀。成立天雷帮，为匡扶武林正义跟地邪教鬼王门进行了殊死搏斗……

通过这些情节，又着重描写了叶残星与肖冷月、黄婉秋、蔡婷、雨南娇等女侠的爱情纠葛、缠绵、刻划出叶残星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目 录

引子.....	1
第一回 预伏杀机.....	7
第二回 欲擒故纵.....	21
第三回 孽海情花.....	41
第四回 鬼计魔韬.....	61
第五回 冰窟磨难.....	83
第六回 初露锋芒.....	104
第七回 艺慑三毒.....	124
第八回 义薄云天.....	145
第九回 星月交辉.....	166
第十回 祸不单行.....	189
第十一回 海底捞月.....	208
第十二回 扑朔迷离.....	230
第十三回 好事多磨.....	254
第十四回 抗倭惊变.....	274
第十五回 银狐献书.....	297

第十六回	古道除奸.....	318
第十七回	风雨僵尸.....	338
第十八回	蓝袍老人.....	356
第十九回	阴山鬼府.....	374
第二十回	一幕悲剧.....	393

引 子

初秋的傍晚。

雨过天晴，乌云渐散。

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的“仙霞岭”，经过一番洗润后，山上的花草、树木在晚风的吹拂下，给人们送来阵阵清香。

山坡的羊肠小径上，踟蹰着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年盲者。

手中的“明杖”点触着脚前的路面，不时地激起碎石、泥水的回声。

夜间行路对盲人来说，本就不以为然，因为盲人不论黑夜白天都看不见路是应该怎么走的。

被花草、杂木迷漫的山坳里闪出一座茅屋，灯光如豆。

盲目少年在房门外大声喊道：“娘！星儿回来啦！您爱吃的‘卤干’也买回来啦。”

群山回响，空谷传音，但屋内却无人回答。

盲目少年自语道：“娘睡着了，不可惊动她老人家。”

晚风随着少年轻轻地推开房门，吹进屋内。如豆的灯光，摇曳不定。

北床上躺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已将气息奄奄。

盲目少年放下“明杖”和“卤干”，扑在娘的床头，大哭道：“娘！是谁下的毒手？我要为你报仇！”

他用衣袖给娘擦去了嘴角上的血丝，又端过一碗开白凉水，抽咽着送到娘的嘴边。

他娘呷下一口血水，腊黄的面庞不停地抽搐着，豆粒般的汗珠从鬓角、鼻窝内浸了出来。

“娘！你究竟伤在哪里？仇人是谁？”

他娘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轻声道：“星儿，娘我一时半晌还死不了。你今年已经十五岁了，你究竟姓甚名谁，娘到了该告诉你的时候了。你坐在娘的身旁，把娘今晚对你说的话，要铭刻在心。”

“孩儿一定记住！”

星儿把娘扶起来，用棉被和枕头把娘的身子倚住。

她望着儿子的面庞，流下了点点的热泪，长叹一声道：“你祖父叶宗留，是浙江庆元（今宁波市）人，是个矿工，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为了反对朝廷的昏愤和官税的盘剥，他率领开采银矿的苦工，毅然于正统十二年九月在政和县举起义旗。

“那时你祖母冯氏已有身孕三个月。为了留下叶氏一点骨血，你祖父就把你祖母交给他的同门师弟李茂林，命他们隐姓埋名，以待时日。

“你祖父又联合了邓茂七，率领自己的养子叶希八、陶得二等人向朝廷猛烈地进攻。

“义军所到之处，镇压贪官豪绅，杀富济贫。百姓讴歌载道，朝廷惊恐万状。”

星儿大声喊道：“好！痛快！”

“正统十三年八月，英宗派御史张楷、都督刘聚、陈荣率兵围剿义军。同年十一月初，你祖父的义军在铅山黄柏铺和官兵展开激战，两千多官兵被杀得人仰马翻。恰置胜利在望之际，暗藏在义军中的叛徒黄琴，用毒弩射伤了你的祖父。”

星儿怒吼道：“我一定要亲手杀死这个叛徒！”

“情况急剧恶化，又兼敌众我寡，你祖父只得下令突围。

“突围之后，你祖父因毒箭伤重，不幸去世，义军们含泪把你祖父葬在铅山之巅，又推举你祖父的养子叶希八为首领，继续和官兵战斗。不过……”

“不过什么？娘，你往下说！”

她嗫嚅道：“你伯父叶希八和军师陶得二也于正统十四年投降朝廷了。”

星儿牙关错响、恨恨地言道：“无耻！”

“你祖母冯氏在李茂林的掩护下逃回了政和县，听说你祖父身亡，痛不欲生。为了叶氏门中的一点骨血，只得苟且偷生。生你父后，见是男孩，大喜过望，起名叶继宗。

“你父在李茂林的教导下，学会了十八般兵刃，文武全能。李茂林将自己亲生女儿李淑真许配给了你父，就是为

娘。”

星儿嘶哑着声音道：“娘！我父以后怎么样了？”

“你父继宗二十六岁那年，葬埋了我的父母之后，在你三岁那年，他毅然地参加了‘太平王’李源在荆襄一带的起义。

“成化六年，朝廷派都御史项忠率兵五万进剿太平王李源。同时派叛徒黄琴又收买了李源手下的军师刘长子。

“义军和官兵在古口山交战时，黄琴和刘长子不但出卖了太平王李源，也出卖了太平王李源的元帅和你父叶继宗。

“为娘听到消息之后，强忍悲痛，带你逃至这仙霞岭。在你五岁时给你起名叫‘星儿’，并传授给你一身武艺和瞳仁翻背‘夜光眼’，叫你装瞎。不然，你我母子在这山里隐居，官捕岂不怀疑。

“不料在你今天进城之后，正午时分，突然有三个蒙面人闯进屋来，和为娘进行格斗。为娘中了‘五毒阴风掌’，料也不久于人世，最使娘不能瞑目的是你岁数太小，武功又差，为叶家报仇的事恐怕今生无望了！”说罢，胸部起伏，泪如雨下。

星儿摇晃着娘的身子，叫道：“娘啊，你老放心，谋事在人。孩儿一定立志学艺，给父母报仇！”

李氏叹道：“给父母报仇，你知道仇人是谁吗？”

“这……”

“这什么？仇人姓杜叫杜天龙，你只要能把他杀了，就算给你父母报仇了。”

“今天打你‘五毒掌’的人也是他？”

“虽然不是他亲身所为，也是他手下人干的！”

“他还有手下人？”

“星儿，听说他已成立了什么‘帮’？或者是什么‘派’，爪牙如林，你一定要谨慎从事！”

“娘，你知道他的住址吗？”

“要知道他的住址，娘不早告诉你了吗？不过，在三个人口里可以问出他的地址来。”

“哪三个人？娘你快说！”

“南京黄天亮、西安肖声远、天山刘百川。”

“娘，他们三人和杜天龙是同伙？”

“嗯！”李氏的气息已渐微弱。

“娘，他们几个人中谁会‘五毒阴风掌’？”

“肖声远！”根据你现有的武功，是打不过他们几个人的，你可以用计，只要接近杜天龙，在处熟了之后，你可以问他，你可认识叶继宗，他必然一愣。你接着说，他妻子李氏托我捎给你一封信，杜天龙必然迫不及待地向你要信，你把信交给他，在他看信的时候，必然是浑身颤抖，你趁他颤抖之时，可以剑刺之。只有此计，大仇可报。除此以外，别无良策。”

“娘，为什么杜天龙看了你的信，就会浑身颤抖呢？”

“不该问的，不必多问！大仇报后，自然明白。”

“娘，这信……”

“为娘早已准备停妥，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娘才能把信交到你手。”

“什么事？”

“信到你手之后，你绝对不许看上一眼，并且绝对不许丢失！”

“孩儿一定照办！”

“你要对天起誓，娘才放心。”

叶残星跪在娘的面前，对天发了宏誓。

李氏拿出件粗布做的“兜肚”，从兜肚里拿出条白绫，白绫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字，白绫子也用桐油油过。李氏把白绫子叠好，又装进兜肚里。对叶残星道：“根据你现在的功力，报仇的日期还长着呢。你把这个兜肚穿上吧。”李氏声音悲哑，凄然泪下。

叶残星把兜肚穿上之后，忿然道：“孩儿等娘伤好之后，一定要投名师，访高友，绝对能慰列祖列宗的亡魂于地下！”

李氏含笑道：“不愧是叶家的后代。有志气！星儿，等娘死后，你把为娘装在准备好的那口棺木里就行了，不要下葬。等你报仇之后，把为娘的尸体和你父埋在一处就行了。”

母子抱头痛哭。

深山老林，缺医少药。李氏又是中的毒掌，中秋将过，即已气绝。叶残星遵照母亲的遗言，把母亲装在棺木里，守孝到转年春暖花开。

叶残星在母亲灵前烧吊一番，便离开仙霞岭，踏上了人间坎坷不平的道路。

第一回 预伏杀机

南京，是明朝陪都。铺户林立、街道繁华，不但是文人墨客诵唱的胜地，也是武林豪强角逐的赌场。

夫子庙，又称文庙。在南京秦淮河北岸贡院街。

南宋初毁于兵火，绍兴三年，皇帝命工部利用秦淮河水为泮池，筑堤环抱。南岸有照壁。重修地：聚星亭、思乐亭、棖星门、大成门、大成殿、明德堂、尊经阁、崇圣祠、奎星阁等建筑。六朝时期至明朝，夫子庙一带均是繁华的地方。

南京金陵府总捕头金雕手黄天亮，就住在夫子庙东邻。五月初三是黄天亮长子越海银龙黄骥和北京五路总镖头，八卦神刀陆胜堂的女儿妙手仙狐陆云香结婚的日子。

黄天亮不但是驰名黑白两道的神捕，而且又是天山派鹰爪王的得意门人弟子。

北京五路总镖局、八卦神刀陆胜堂，不但是神刀门门长泰岳神雕关九的师弟，而且又是锦衣卫的密捕。

这两家结成亲眷，不消说门当户对，就是论财论势，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不过他们自己也有所顾忌。黄、陆两家所得罪的人同属一个范畴。

声言向他们报复的人，明里暗里究竟能有多少，大概他们自己也理不出个数目来。

因此，两家在喜期以前，从六大门派中请来许多高手，名为贺喜，实为助拳。

夫子庙被黄天亮借用，作为招待来宾的馆驿。收礼的帐桌就设在“明德堂”。写礼帐的先生是黄天亮的亲师弟，鹰爪王铁英的弟子铁手天王郑天球。收管现金的是“神刀门”门长关翥九的二徒弟无影刀曲成。

文庙内设下两个总管处。

招待文人墨客的总管是“武当派”长门的俗家弟子铁笔秀士冯文瑞。

招待武林豪杰的总管是“少林派”的知客笑罗汉惠明。

安排得滴水不漏，布置得天衣无缝。五月初三的破晓，贡院街鼓乐喧天，夫子庙人声鼎沸。

“明德堂”写礼的人挨肩擦背。天已巳时，礼帐将收，司仪正在外面高喊：“请亲友们入席！”

突然门被撞开，走进两个人来。

男的黄发垂肩，二指宽的黑皮条拢住头发，正当中镶着一颗夜明珠。别看是白天，珠光闪闪，仍然夺人二目。酱紫色的脸膛，两条白眉毛下垂到眼角，眼泡浮肿，挤得双目如线，蒜鼻狮口，一撮黄焦焦的山羊胡根根露肉。看年纪四十上下。穿一件葛布黄色长袍。右手拄一根紫色藤杖，左手提着一个包裹。他身旁站着一位娇艳得象桃花般的夫人。满头珠翠，柳眉凤目，也是葛布黄色长袍，拄着根紫色藤杖。依傍着黄衣大汉，有如一对新婚夫妇。

山羊胡把手中的兰色包裹往帐桌上一放，笑道：“给我夫妻写上！”

郑天球刚拿起笔来要问姓名，此时由外面又进来两个人。

前面一个则是道人装束，杨木道冠，玉簪别顶，面如蟹盖，两道黄眉又浓又粗，一部连鬓苍须，身穿月白色道袍，腰系杏黄色水火丝绦，手中执一柄黑拂尘。

另一个则是一位乞丐，看年纪在五十上下岁，发似焦草，面目焦黄，双目深陷，双颧突出，颊下生了疏疏落落地几十根黑胡子。这人瘦得只剩一身骨头被皮包着。浑身上下找不出一点有肉的地方。身穿一件黑纱长衫，腰带上挂着九个颜色不同的布袋，修长的身子往那儿一站，就好像一根竹竿。

没等老道和乞丐说话，从外面又进来一个少年盲者。

头戴范阳毡笠，面白如玉，剑眉飞鬓，两只眼睛只有白眼球，不见黑眼珠，穿一件银白色长衫，手拄一根九节竹杖，看年纪不过十五六岁。

铁手天王郑天球和无影刀曲成，仔细地打量了进来的五个人，认识内中的三人。

黄衣夫妇和老道，他们三个人是崆峒三怪。

黄衣大汉是风火连天欧阳超。黄衣美妇是夺命仙姑史秀珍。老道是横行宇宙庞公威。

郑天球满面含笑道：“黄师兄在江湖上交往的宽广，在他令郎婚礼之际，连崆峒三侠也劳动前来，真是给我们黄师兄增光添彩了。”

在郑天球客套之时，无影刀曲成已把包裹打开，里面哪有什么金银礼物，原来是一个死人头骨，肉已烂掉，只剩一具骷髅。

小瞎子用竹竿一捅花子，问道：“即使是三位崆峒大侠，这礼物一定珍贵吧？”

花子哈哈大笑道：“黄金有价，命无价，小老弟你看不见，是个人头骨。你想，化多少金银能买得来呀？”

郑天球受过黄天亮和陆胜堂的嘱托，遇事要沉着冷静，明知这是来找茬的，还是皮笑肉不笑地问道：“朋友，你就拿这种东西来上礼？”

风火连天欧阳恕面目一沉道：“怎么？嫌礼物少吗？今天黄府宾客迎门，等我们喝完喜酒之后，再补上十个八个人头也就是了。”

乞丐和小瞎子一听，立刻一蹦。

少年盲者用竹竿一捅乞丐道：“老前辈，怎么样？我的先天八卦灵不？”

乞丐接口应道：“灵！灵！太神了！你说黄家今天是五鬼闹宅，血光罩府，眼下这不就露苗头了吗。”

“谁在这儿放屁？”黄天亮满面怒容地踏进房门。

郑天球在和欧阳恕说话之时，无影刀曲成抽身出去，向黄天亮报告了经过。黄天亮一翻眼皮，心中暗道：“我从来没有和崆峒派的人结过‘梁子’，崆峒三怪前来找茬，一定是受别人的拉拢。他把笑罗汉惠明请过来，嘱咐了几句，就随曲成大步地向帐房走来。

在门外正听见乞丐和小瞎子二人说话，这多不吉利，今

天是黄天亮儿子越海银龙黄骥结婚的日子，来宾们应当说些吉利话。什么“五鬼闹宅”“血光罩府”。黄天亮一听，在盛怒之下，也就出口不逊了。

脚刚踏进房门就沉声问道：“方才的屁是谁放的？”目露凶光，直逼乞丐和盲目少年。

黄天亮有他的打算。即然崆峒三怪敢拿人头上礼，当然来者不善，我先拿这两个穷小子开刀，叫你们三人看看我黄天亮的权势有多大。

瘦乞丐哈哈大笑道：“黄捕头你闻见屁味了吗？说真的，屋子里的人可没闻见。如果说是闻见了屁味，也是从你进来之后。”

崆峒三怪和小瞎子都大笑起来。

黄天亮冷哼道：“你也是给我道喜和上礼的吗？这句话就算给花子一个台阶，只要花子顺口说是来道喜，或者说是来上礼的，几句话的事情也许就缓和下来。

花子打个唉声：“你听说天底下的花子给谁送过礼？我只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要钱要米的乞丐，从来没有给别人送礼的花子。”

无影刀曲成上前一步，给打圆盘说：“这位头儿，一定是替弟兄们来讨赏的吧？”

曲成说着话，连连用眼色向乞丐投去。意思是叫乞丐把口气软下来。

乞丐冷笑一声道：“你怎么知道我是来讨赏的？你们就算把全部家当都送给我，我也未必会要。”

黄天亮伸手捋住了花子的左腕，暗中一使劲，口中微笑

道：“你是故意和我结‘梁子’来的？”

黄天亮使的是“分筋错骨”法，满以为花子立刻得求饶。

花子若无其事地笑道：“黄捕头，原来你是个软的欺硬的怕的好汉。真正送邪礼的你不惹，说几句错话的人，你倒扯住不放，快去应酬那三位朋友去吧！”

花子微一抖手，黄天亮就象被一种无比的大力把他整个身子送到了欧阳恕的面前。

黄天亮倒抽了一口凉气，心中暗道：“就凭这一手，当今武林高手能比上这花子的还不多见。我先不要动他，问完了崆峒三怪再说。”随即向风火连天欧阳恕一抱拳笑道：“欧阳大侠夫妻，在小儿婚礼之日，远道前来贺喜，咱家感激非浅，不过拿这种礼物，令人观之不雅，不知我黄某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崆峒派，还请欧阳大侠明教。”

欧阳恕冷哼道：“这个头骨你不认识？”

黄天亮不悦道：“笑话！肌肉烂掉，须眉不存，我怎么能认识。”

“那么请出令郎，也许能够认识。”欧阳恕凶光毕露。

黄天亮斩钉截铁道：“欧阳大侠，您就不必绕弯了，有什么话您就对我直说好了，天大的事由我黄天亮承担！”

“那么，我就对你说说我们三个人今天的来意吧。”

“黄某洗耳恭听！”

欧阳恕沉声道：“三年前，我的侄女欧阳萍和他丈夫庞乐宾游玩南京秦淮河时，被你家狗子黄骥带领打手将我侄女抢入府中，并把庞乐宾当场打死，这笔帐应该怎么算？”

“笑话！欧阳大侠凭空捏造故事，加害黄某。你说令侄女

在我府中，就请你找出令侄女当场对证。”

欧阳恕须发皆扎，眼光冒火，吼道：“萍儿入府之后，被你们毒打至死，将尸首埋在你们后花园内，这个头骨就是从你们后花园内挖出来的，难道你还不承认吗？”

黄天亮哈哈狂笑道：“我府后花园内，埋的仆夫、丫环倒有几个，你随便刨出一个就说是令侄女的头骨，死人嘴里何能作证？实是无事生非！”

欧阳恕冷哼道：“你的意思……”

“有活人作证吗？”

夺命仙姑史秀珍大声喊道：“魏强，你进来！”

随着夺命仙姑的呼声，从外面进来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壮汉。

欧阳恕冷笑道：“黄天亮，急三刀魏强你总还认得吧？”

黄天亮看见魏强，微然一愣。原来魏强是黄府的护院之一，在黄府已有十年之久。

黄天亮上前一步，冷哼道：“魏强，我黄某待你不薄，你可不能血口喷人！”

魏强打个唉声：“黄捕头对小人的恩情，小人刻骨难忘，可是，小人也不能昧着良心，知恶不举呀！”

“你找死！”黄天亮一招“五龙锁喉”，直取魏强的“结喉穴”。

花子大喊道：“要杀人灭口！”

黄天亮的手快，夺命仙姑史秀珍的手更快，一招“圣手托云”化解了黄天亮的狠招。口中冷哼道：“姓黄的，今天不是你儿子的喜期，是你们黄家的丧期，纳命来吧！”